



四庫全書

薈要

【史部】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二十一冊

吉林人民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

提要

臣等謹案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八卷明陳邦瞻撰邦瞻字德遠高安人萬歷戊戌進士官至兵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初禮部侍郎臨朐馮琦欲訪通鑑紀事本末例論次宋事分類相比以續袁樞之書未就而沒御史南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提要

二

昌劉曰樞得其遺稿因屬邦瞻增訂成編大抵本於琦者十之三出於邦瞻者十之七自太祖代周迄文謝之死凡分一百九目於一代興廢治亂之迹梗概略具袁樞義例最為賅博其鎔鑄貫串亦極精密邦瞻能墨守不變故銓叙頗有條理諸史之中宋史最為蕪穢不似資治通鑑本有脈絡可尋此書部列區分使一一就緒其書雖亞於樞其尋繹之

功乃視樞為倍矣然於記載冗雜之內實有披榛得路之功讀通鑑者不可無袁樞之書讀宋史者亦不可無此一編也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宋史紀事本末序

宋史紀事本末者論次宋事而比之以續袁氏通鑑之編者也先是宗伯馮公欲為是書而未就侍御斗陽劉先生得其遺稿若干帙以視京兆徐公徐公以授門下沈生俾讐正之因共屬不佞續成焉凡不佞所增輯幾十七大都則侍御之指而宗伯之志也編成宜有序序曰史自紀傳而外益以編年代有全書尚矣事不改於前詞無增於舊臚列而彙屬之以為討論者徑斯於述作之體不已末乎而非然也善乎楊氏之言曰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舉事之成以後於其萌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是述本末者旨也而不佞於宋事尤重有慨焉夫史者徵往而訓來考世而定治者也五帝三王之事既已若存若亡而漢唐之盛智名勇功獨為誦說者所艷慕然而未暇考其世已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有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於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於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覩其極也變

未極則治不得不相為因今國家之制民間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者乎非慕宋而樂趨之而勢固然已舟行乎水而不得不視風以為南北治出乎人而不得不視世以為上下故周而上持世者武道德漢而下持世者武功力皆其會也逮於宋則仁義禮樂之風既遠而機權詐力之用亦窮藝祖太宗觀其然故舉一世之治而繩之於格律舉一世之才而納之於準繩規矩循循焉守文應令雍容顧盼而世已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治大抵宋三百年間其家法嚴故呂武之變不生於肘腋其國體順故弊車之禍不作於朝廷吏以仁為治而蒼鷹乳虎之暴無所施于郡國人以法相守而椎埋結駟之俠無所容於閭巷其制世定俗蓋有漢唐之所不能臻者獨其弱勢宜矯而煩猥當黜事權惡其過奪而文法惡其太拘要以矯枉而得於正則善矣非必如東西南北之不相為而寒暑晝夜之必相代也故曰世變未極則治不得不相為因善因者鑒其所以得與其所

以失有微有明有成有萌有先有後則是編者夫亦足以觀矣余故不揣而叙之俾論世之君子有考焉萬歷乙巳仲春南京吏部稽勲清吏司郎中高安陳邦瞻書

宋史紀事本末序

夫古今之有史皆紀事也而經緯不同左馬之義例精矣一以年為經一以人為經而建安袁先生復別開戶牖迺又以事為經而始末具載士有游心得失之林而希合出門之轍者咸有取焉余嘗為之評曰是書也事固無改于前其範圍在二子之內例則有取于曾其標指為二子之功茲即所紀一事論之志盛以舉衰則升降具鏡成以照敗則人事明觀變以著漸則幾微彰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因事以察人則材品列其於編年列傳未嘗不可合而見也袁氏紀漢唐顧未及宋樞本宗人忌諱繁矣國家於宋稱近古高皇帝規天條地國勢之強弱大小法度之疎密雖不可同日語然三代而降其紀綱風俗何遂能有加于乾德周監二代豈無有取于斯乎即瀟洛之疏注益二百年用之矣昔人謂三皇之事若存若亡蓋時運歷今日而漢唐之事亦若存若亡汴都臨安之際史亦輦然具乎一何蕪穢也士欲修宗事之闕不稟命

素王取裁龍門扶風而務為袁氏後勁即事或有待固

未可知母亦以其臚列事體深切著明益亦論世之權

輿徵往之符契邪余師臨朐馮先生益嘗慨然於斯稍

為編次凡例初具天復不弔及余行部舊京從京兆徐

公所得故沈侍御所輯事紀於其子朝陽義例適與馮

先生合而刪潤未備條貫稍遺余鄉司勳陳公德遠博

觀二面之藏能以其精神疏觀古人於千載之後事惟

擇其闕時言無取於枝葉或累牘而兼取或單詞以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意即前人未發之指間一闡揚而不穿鑿附會以為高

蓋經三公之手而書始成其有光于建安可知也夫以

兩宋近古之事方內外固不乏通儒而削牘摩編欲就

而未決者又數百年機緣偶值聚於一日昔人謂文章

經國大業豈偶然哉士君子讀天下書固將為世用前

事之師自古談之徒區區務師心以游於轡轡幸而後

敗不可為訓要之楫不從式車不合轍亦必未有能濟

者也明治固號為雍熙其間亦多故矣姑以宋事證之

若靈州之議澶淵之榮濮園之辨洛蜀之黨蓋亦有髣髴於今者而善敗之故一彼一此斯亦可以備得失之林矣善譜者不盡奕之變然未有不學譜而奕者也余承宗伯先生志遂壽諸梓而余有弟適為國子祭酒以其本授之列在學宮令四方士得觀覽焉

萬曆三十三年歲在乙巳春仲穀旦京畿道監察御史南昌劉曰梧易生父譔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

明馮琦撰

陳邦瞻輯

太祖代周

宋太祖建隆元年周恭帝宗訓元年也先是周顯德六年十一月鎮定二州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至是年正月辛丑朔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下謠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曰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吾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

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贊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卧欠伸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眾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立我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三

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賞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待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遽進而歸謀帥眾禦之軍校王彥昇逐馬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

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大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環提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就廷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宮乙巳大赦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三

改元以所鎮歸德軍在宋州國號宋遣使遍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帝涿郡人四世祖眺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屋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游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

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乃命代之卒用代周華山隱士陳搏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戊申詔贈周馬步親軍副都指揮韓通為中書令以禮收葬以旌其忠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賞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辛亥論翼戴功加石守信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為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為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為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也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侍衛都指揮使乙卯帝以其弟匡義為殿前都虞候改名光義趙普為樞密直學士立四親廟尊高祖眇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五月及季冬

凡五季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夏四月癸巳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初帝即位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遣歸謂筠曰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

我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於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言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

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六月辛未帝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一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帝親督戰列柵圍之大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請死帝怒以鐵撻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為大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 秋七月帝自潞州還以大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己未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據揚州起兵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帝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

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以聞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 冬十月帝發汴十一月丁未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放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揚州平 史臣曰韓通死于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三年冬十月遷鄭王宗訓於房州王後以開寶六年春

祖謚曰恭帝

收兵權

太祖建隆二年閏三月以慕容延釗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先是帝受禪延釗握重兵也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指揮使至是延釗自真定來朝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為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 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九

等典禁兵初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為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因喟然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兵革不息生民塗炭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節鎮太

重唯稍奪其權則天下自安矣帝曰卿勿復言吾已喻

矣頃之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九

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以守信為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

鐸為鎮寧節度使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資甚厚唯石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符彥卿與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復委以兵柄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久之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執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從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閭閻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孟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帝即位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遷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叅官彊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為令三年三月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

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八月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帝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

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帝復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為四川兵馬都監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

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獎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帝既定計盡收諸宿將兵柄而削藩鎮權尤注意命將分部守邊具得要領以趙贊屯延州姚瑩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隸州以拒北狄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完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賁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為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為備設伏掩擊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

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疆娶己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黃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

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初遵

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帝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

本遵誨焉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

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

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帝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

理屈拂衣起帝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召

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

再拜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待罪請死帝

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帝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環夏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眾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眾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陳邦瞻曰宋祖君臣懲五季尾大之禍盡收節帥兵柄然後征伐自天子出可謂識時勢善斷割英主之雄畧矣然觀其任將如此此豈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後世子孫不深維此意徒以杯酒

釋兵權為美談至南渡後奸臣猶托前議罷三大帥兵

以與讐敵連和豈太祖趙普之謀誤之耶然當時務強

主勢矯枉過直兵財盡聚京師藩籬日削故主勢強而

國勢反弱矣亦不可謂非其遺孽也

平荆湖

太祖建隆元年六月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

初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

府請命於帝授以節度使

三年冬十月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十

一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保融子繼冲嗣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狠

者誅之略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

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

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

功名今日安能北向事小兒子十二月會保權遣兵代

永州成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十六

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中簡方燕客醉被殺

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

擊之且來求援先是帝遣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

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

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歛南

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

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帝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

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荆渚因而平之萬全策也

乾德元年春正月庚申乃命慕容延釗為都部署樞密

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道繼冲討文表未至

楊師璠已破文表於平津亭執文表嚮而食之梟首朗

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使繼冲諭意孫光憲因言

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

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

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荆門

且覘强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為無虞是夕延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十六

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

冲但俟保寅還遽聞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于

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

城比繼冲還則王師已分據要衝繼冲大懼因盡籍其

境內三州十六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於帝帝受之

以王仁贍為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

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光憲為黃州刺史三月

戊寅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於朗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

為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為所襲相與拒守延

釗至不克入帝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

江敗之李處耘擄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皆啗之

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縣者入城言被擒者為宋師所

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

殺之其大將汪端刼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

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帝釋其罪以為右

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眾寇掠王師擊殺之湖南悉

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帝以戶部侍郎呂餘慶權

知潭州湖南辰州在唐分為錦溪巫叙四郡唐末蠻

酋八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抄帝既平湖南思

得通蠻酋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猛人秦

再雄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帝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為

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

兵士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懸山飛壘如猿猴又選

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

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平蜀

太祖乾德二年十二月命王全斌伐蜀蜀主孟昶自襲

位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微韓保正趙崇輻分掌機

要總統軍政昶母太后李氏本唐莊宗嬪御以賜知祥

嘗謂昶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主兵者非

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保

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

主不聽及宋下荆湖蜀相李昊言于蜀主曰臣觀宋氏

啟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

三蜀之良策也蜀主欲通使昭遠固止之乃率兵屯峽

路增置水軍帝聞之遂謀伐蜀以張暉為鳳州團練使

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帝大悅已而蜀山南節度判

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

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州

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

受敵則闕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
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
取其書以獻帝笑曰西討有名矣帝乃命王全斌為西
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為都
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為蜀主治第於汴水之
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具備詔全斌謂曰凡克城寨
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
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麟州
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
為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
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
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 十二月王全
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
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保正李進等戰
於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師至羅川
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奪其橋蜀人退

保入漫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
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
敗昭遠渡桔柏江焚梁退保劔門 劉光義曹彬克蜀
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初夔州有鑠江為浮
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
指鑠江曰我軍所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
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艦夾攻取之必矣及
師至夔距鑠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
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
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
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鎗
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
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
三年春正月王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
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
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驢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